

第十届“春华杯”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一等奖

云底星

郑金冬

(软件学院动画专业 2011 级)

一

第一次看到眼前这所建筑时，我感到莫名的压抑。

四周的白色围墙因为时间太长而变成黯然的青色，正中央的黑色铁门被斑驳的锈迹浸染，风吹过，铁门吱呀作响。一座青灰色的两层楼，周围零星散布着几间平房。偶尔可以看见几个身穿绿色制服的人出入。没有声音，周围一片死寂。

我呆呆地望着铁门旁边那块已经掉了漆的牌子，上面用红漆写的“少年管教所”几个字只能从仅存的淡淡痕迹中依稀辨得。

“吱呀——”铁门开了。一个三十岁左右的身穿制服的女子从中侧身而出。略黑的皮肤，笑起来有点不自然。眼睛被帽檐遮住，看不清楚。恰到好处的身材，如果不是一身警服，在人群里应该是能引起男人侧目的类型。

“是肖医生吧？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她走近我，抱歉似地欠了欠身。

“没有，我也是刚来没多久。”

“咱们进去吧。”她向后退了退，转向铁门那边。

“好。”我跟在她后面进去。

她把我领进类似审问室的地方。狭小的房间，一扇小窗，一张

占据室内绝大部分空间的桌子。而比起这些，更吸引我的是坐在桌前的那个少年。

那少年默不作声地坐着，身体极度消瘦。被剪得很短的头发下面是一张没有表情，失神地望着桌子前方的一个点的脸。不知道到他在想什么，茫然的双眼中的目光是离散的，没有焦点。

“医生，就是这孩子。他的情况，所长已经跟您具体说明了吧？”女狱警走到少年身边说道。

“恩，是的，我看过这孩子的资料。”

“好，那我一小时之后过来、有事的话请叫我，我就在门口不远处。”说完便开门出去。没有多余的话。真是行事利落的女子。而我的治疗也要正式开始。

“你好，我叫逝。你是埃，对吗？”

“.....”

“我喜欢你制服的颜色，像天空一样。”

“.....”

“知道我来这里的路上看到了什么吗？是知更鸟哦，罕见的灰色知更鸟，叫声很好听。埃见过知更鸟么？”

“.....”

“啊，这么说来我老家哪里有很多鸟哦，还出了一本图鉴。下次我拿来给埃看吧。很漂亮哦。”

“.....”

如我所料，不论我说什么，他都面无表情，眼睛离散地望着空气中的某一点。没有丧失语言能力，但拒绝和任何人对话。对别人的话充耳不闻。就像把心门重重关上后又上了一把锁，把所有一切关在外面，把自己与外界隔绝。这是心灵受到严重刺激后的一种表现，更有甚者，是真的把自己禁闭起来，以至于死在家中。

如此像只有我一人在自言自语般的对话持续了一小时之后，房

间的门打开了。此间，埃没有说一句话。

“医生，时间的到了。”女狱警走进来，向埃的方向扫了一眼。

“埃，和你聊天很开心，我们下次见吧。”我站起身，拿起西装外套和皮包，和女狱警一同走出房间。

我们并肩走在灰色楼后面的小路上，路两边是经年的巨柏。深秋一天天临近，树叶也变成令人赏心悦目的黄色，风吹过，树叶簌簌落下，落叶铺满灰色的路。

“治疗不顺利吧？”她像断言一样问道。语气就好像是她早就料到一定不会顺利。

“的确，不过他的状况和我料想中的一样。”

“相当严重？”

“嗯。不过还不是最糟糕。”

“如果不是新上任的以前当过教育部门长官的所长决定对他实施心理治疗，他的状况可能还会被置之不理下去吧。”

“他这样子，持续多长时间了？”

“两年。”

“时间不短啊。就这样一直一字不说吗？”

“嗯，一开始只是单纯地不说话，但随着时间的增加，连眼神也越发空洞了。这算是自闭症的表现吗？”

“属于外部强烈刺激造成的主观性自闭。”

“可怜的孩子，明明应该是和朋友一起疯玩的年纪。”她轻叹了口气。

“埃他……真的是亲手杀了他的母亲吗？”我问出了压在内心深处的一个问题。我怎么也无法相信，这样一个瘦弱得像是被抽走灵魂的男孩，竟然是悖义的弑母者。

“据说是邻居听到声响后报的警。警察赶到时，他手握菜刀站在屋里，他母亲倒在客厅，身中数刀。非常惨。”她似乎习惯了这样

的事，在说的时候，她没有过多的表情。

“理由呢？”

“不知道。自从审判时他就只字不说了，也没有律师。加之父母离异有没有什么亲戚，最后被送到了这里。”

听她以平静的语气说完埃的悲惨命运，我们就一直沉默。如果是埃，也许早就崩溃了吧，该说他是命运的缔造者，还是毁灭者呢？我还是无法把他和杀人魔联系到一起。毕竟，他的眼眸静若秋水。

二

回到办公室，我拿出记录病人案例的本，记录下埃的情况。仅仅十五岁，却要背负弑母者的罪名，深受刺激后选择紧闭心门，不言一词。放下笔，我的胸口一阵闷痛。尤其是知道和埃一样的病例能治愈的少之又少，在国内几乎为零。我很想治好埃，可是仅凭我这样一个刚刚从心理学研究生毕业，在大学当助教的人，实在没自信断言自己有能让埃重新开始说话的实力。

“叮铃咚……”手机铃声一阵作响。

“喂？逝吗？”手机那边是熟悉的声音，是我最好的朋友，诚。

“哈，诚！怎么现在才打电话过来？在奥地利呆得怎么样？”

“还可以吧，气候很适宜，课上得也还算顺利。”诚的语气很轻快。看来他在那边生活得真的不错。

“真好啊。”我发自内心地羡慕。

“如果逝也和我一起就好了。”

“我确实很向往。”

“你呢，最近怎么样？当大学教授助手的日子？”诚开始询问起我来。

“还好，教授对我还不错，虽然平时要整理的东西多了点。”

“嗯。毕竟是一流大学的教授嘛。”诚安慰似地说道。

“嗯。”

“要记得常给我打电话哦，不要忘了我这个远在异乡的兄弟啊。”

“哈哈，那是当然。”

“那下次再聊啦。”

“嗯，下次我会主动联系你的。”

“呵呵，我期待着逝的电话。”

挂断电话，我呆望着窗外。诚和我是大学时认识的，我们同在心理系，因为彼此对心理学的认知有着许多相近的地方，很说得上来，渐渐变成无话不谈的挚友。今年春天，诚去往奥地利留学，继续自我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而奥地利，是我和诚都非常崇拜的自我心理学大师阿德勒的故乡。这也是为什么诚选择去那里的原因之一。

“奥地利……维也纳……”我不禁低吟出声。阿德勒的故乡，究竟是什么样？真的是美得像水彩画一样吗？真想和诚一样去留学啊。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资金的问题，对于家境一般的我来说，是无法逾越的鸿沟。

窗外，秋日傍晚的天空，一只孤雁匆匆掠过。

三

“看，埃，我带来了上次说过的那个图鉴。”第二次坐在少年的对面，眼前是那张和初次见面时一样冷漠的脸。

“很多漂亮的鸟吧？这边是照片，旁边是拍摄者的感受。”我摊开手中的图鉴，一一指给他看。

“……”埃依旧没有丝毫反应。

“这就是知更鸟哦，相当漂亮吧？它从脸部到胸部都是红橙色，下腹部却是明亮的白色，翅膀和尾巴的上半部是柔和的棕绿橄榄色。我太喜欢它了，因为太漂亮，而且它们不怕人，会趁着园丁掘土时飞近寻找蚯蚓。相当聪明吧？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最喜欢追着知更鸟跑了。知更鸟总是在白天飞行，也是最早报晓的鸟儿，是最后唱‘小夜曲’的鸟儿，知更鸟的歌声，真是说不出的好……”

突然，不知是真的，还是我的幻觉，在我喋喋不休地讲着知更鸟的事时，埃的目光微颤了一下，慢慢地把视线从空气中的一点移到了知更鸟的图片上。他的这一反应，对我来说就像看到了枯死的树木开出娇艳的花一样。我惊讶得一时语塞。

“……听。”良久，我才蹦出了刚才那句话的最后一个字。

是真的，埃的目光确实还停留在知更鸟的身影上。我简直是说不出的兴奋。

紧接着，我便像抓住救命绳索一样，在埃的目光没有移到别处之前，拼命地把图鉴上的每一只鸟都讲给他听。

“这是云雀……”

“这是斑鸠……”

我就像一台百鸟图鉴讲解机，一刻不停地把每张图讲给埃，生怕他像风筝一样没有重量的目光飘向别处。谢天谢地，他没有。

“真是奇迹！”治疗结束后，我把今天埃出人意料反应告诉了女狱警。同我一样，她也是相当兴奋。

“啊，真是不可思议！那孩子从没对什么东西产生过兴趣。肖医生你是怎么办到的？”

“只是凑巧发现他似乎对鸟有些兴趣。”我真是万分感谢那本白鸟图鉴。

“啊，说起来有一次美术大学里的学生来这里当志愿者，教这里的孩子们画画，当时埃好像画了一只鸟。”说着，她还用手比划了

一下鸟张开翅膀的样子。

“这真是重大的线索。”我像找到破案关键的侦探一样说道。
我想我知道下一步该如何做了。

四

想想上次坐上这条高速铁路还是一年前。已经很久没有回老家了。连绵的低山从窗外急速退后。今天我不是一个人望着窗外的景色，和我一起的还有埃和那个叫雅的女狱警。

“埃喜欢这片丘陵吗？低矮的青山，春天时更漂亮呢……”

一路上，我又像上次那样喋喋不休，单方面地和埃进行对话，希望能像上次一样幸运地找到能让埃把目光集中到上面的东西。雅则平静地翻着报纸。

能和埃一同踏上回我老家的路实属不易。仅仅是说服所长让我带埃出去，就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几乎用尽了我一切能想到的理由，像个保险推销员一样把各种这样那样的理由说了个遍，并且承诺不会出任何问题。最终所长经不起我的软磨硬泡，答应了。不过条件是必须要有雅的陪同。如此才有了我们三人的这次“出游”。

“啊，真是凉爽。空气也很清新。”从高铁上下来，雅对这所对于她来说的陌生城市发出了小小的赞叹。

“嗯，因为工厂少，这里还是主要依靠旅游业。”

“哦，是我不熟悉的美丽城市啊。看来要请逝作我的导游啦。”

“愿意效劳。”

“呵呵。”

“嗯。”

我和雅的对话过于欢快，和一旁一言不发的埃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要是埃也能加入我们的对话就好了。”

“啊？哦，是啊。”雅有些没反应过来。

其实这次旅行的主角应该是埃。带他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给他看这里的鸟，发掘更多他的兴趣。这对于增加他对周围事物的注意力很有好处。

从车站出来，我们坐公交车来到小时候被我们称作“白鸟乐园”的小树林。走在秋叶飘零的树林间，我一时无言。想想二十几年前我还是个小鬼时，我和一群伙伴在这里跑跑闹闹，吓跑树上的鸟儿，望着振翅而飞的惊鸟发出恶作剧得逞之后的爽朗笑声。而如今，当年的同伴们都已经从小鬼长成了大人，各自奔赴不同的人生。

“哈，肖医生，快看啊！”突然听到雅在叫我。回头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发现一只正站在树枝上的小知更鸟。

“真漂亮！”雅指着那只鸟说道。

“是啊。”我一边盯着身边的埃，一边随口应道。的确是一只漂亮的知更鸟。而且是罕见的灰色。一路上，我和雅已经发现了不少漂亮的鸟。但是埃似乎后都有什么反应。难道是我的判断错了？埃他根本就不喜欢鸟？

但是，当我转过身时，望着眼前的一切，我愣住了。

一阵风吹过，树枝震颤了一下，落在上面的那只灰色小知更鸟一惊，“腾”地跳起来，拍着翅膀，直冲云霄。而站在一旁的埃见鸟飞走了，竟大步跑向那棵树，拼命仰着头，看那高飞的鸟。以至于跳起来，伸直手臂像是奋力抓着空气中的什么东西一样。他正拼尽全力地追寻着鸟远去的身影。但是，突然的向前疾奔使他重心不稳，“砰”地一声摔在了秋叶堆积的泥土上。

“埃！”我跑过去扶起他。

“没事吧？”我拍打着埃裤子上的灰尘问道。

“鸟……”埃缓缓地抬起一只手，指着知更鸟飞远的方向，口

中淌出一个字。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埃，居然说话了。

这个两年来一直拒绝和别人交谈的少年，终于，吐露出了一个字。

这是巨大的，仿佛跨过悬崖和山谷的一步。

五

那次的旅行结束后，我对埃的治疗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像疯狂的十五世纪的欧洲人探寻黄金一样，我不断地挖掘着埃紧闭的心门背后隐藏的他所感兴趣的東西，并试图让他冷去的内心回温。

几个月过后，埃已经能在我说话的时候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我身上，并且能简单回应我几个字。我们的对话也可以由最初的他所感兴趣的那几件事物转移到其他方面。

“埃，你知道吗？星星不是只有夜里才有哦。”我和埃并肩走在少管所后边的一片小树林里，抬起头望着湛蓝的天，我不知为什么突然说出这么一句。

“星……星……”埃断断续续地说出几个字。

“嗯。看那薄薄的一层云了吗？”我伸出手向天空的方向指了指，埃仰起头，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向上看。

“云……”埃回应道。

“云下面，藏着星星哦。虽然太阳的光芒太强让它们的光芒看不清楚了，但是，它们是确实存在的。”

“存，在…的…”埃用他尚不连贯的话重复道。

“其实这云底星，很像埃哦。埃的内心有很多星星，很闪亮，很可爱，但它们的光芒都藏在了云里。总有一天，埃心里的云会散

去的。”我握住了埃枯瘦的手。

埃抬起眼看着我，我似乎看到了他眼底闪烁的水光。

六

一年后，埃基本恢复了受到刺激之前的语言能力。因为我的这项研究成果，校方同意让我公费留学。我终于去往了心驰神往的维也纳。一天，我接到了雅打来的电话，她说埃的案子被重新调查，最后终于查出杀害埃母亲的并不是埃，而是埃的父亲，并且是他嫁祸于埃。而之所以会旧案重审，也是因为恢复语言能力后的埃主动向警方提供了线索。那之后，埃从少管所释放，进入了福利式的住宿学校。

三年后，我从维也纳回国，见到了已经是一个高挑俊朗的青年的埃。他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还成了市级运动员。和当年初次见面时那个冷漠的埃不同，如今的埃笑起来就像是早春的风。

“我还记得您跟我说的云层下的星星的事。”埃回忆道。

“嗯，是啊。可是云已经不在了。”

“那星星呢？”埃问。

“就在这里啊。”我指着埃说道。

而且是无比闪耀的一颗。